



□孙洪洪

1976年8月,许世友对我说:“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进院校深造。”

1976年8月,我离开许世友,调任新的工作岗位。

到新单位报到前,许世友把我叫到会议室,两人相对而坐,进行了我到留园七号后第一次正规而深情的谈话。我为许世友的深情所感动,永远把那次谈话定格在了脑海里。

那天,许世友一改往日交代工作时的严肃表情,充满着温情和关爱。就像一位严厉而不失慈爱的父亲,对将要出门远行的孩子鼓励和叮嘱。许世友语重心长地说:“胖子,我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去院校学习深造。”许世友话语一转,又来了段对我工作的评价:“你在我身边差不多三年了,大错没出,大情没漏,我是满意的,就给你打八十分吧。以后有什么



连载

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听到这儿,眼眶一下就湿润了。想到当初自己这个新兵,既缺乏生活阅历,又没有多少工作经验,担任许世友的秘书能达到及格水平就算不错了,想不到许世友竟然给自己打了八十分,这显然是首长对自己的鼓励啊!

此时此刻,我禁不住回想起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三年来的许多往事。尤其是那些由于自己在工作中有时粗心大意,有时把关不严造成工作失误的往事,像过电影般在脑海中——闪过。

那是1974年年初,我到许世友身边工作不久,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来广州,下榻珠江宾馆。这天,王诤通过珠江宾馆的领导打电话,说要看望许司令。可能是王诤的“诤”与王震的“震”两个字发音相近,我未加思索,就以为是延安时期担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来了,马上报告许世友说:“北京的王震同志要来看望首长。”

听说王震来了,许世友非常高兴。王震可是当年毛泽东倡导

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标杆。战争年代他虽然没有和许世友在一个部队共过事,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许世友对王震的来访非常重视,对我说:“王胡子是湖南人,通知食堂,加几个辣子菜,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一切安排妥当,许世友亲自到门口迎候。我从没见过王震和王诤,客人到来后,我仍把王诤当成王震,此时却发现许世友的脸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变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深感困惑,但不知道做错

了什么。晚饭后,许世友送客人下楼。我陪许世友一起将客人送出了大门口。转身回来,许世友一脸严肃地对他:“你真是个笨瓜,连王震和王诤都搞不清楚。他叫王诤,不叫王震!”我这才认识到自己粗心大意,妄想当然断定,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许世友接着告诉我说:“王诤是我军的通信专家,早在红军时期,就是红军总部通信大队长。幸

好我和王诤同志也熟悉,要不非出洋相不可。”许世友平时骂人“笨瓜”而不骂“笨蛋”,他认为“笨瓜”不算骂人。

许世友对我的这次失误没作太多指责,丢下一句:“以后搞准情况再报告,不要张冠李戴。”就上楼去了。

1975年秋天,许世友在空军服役的儿子回到广州。许世友正好视察部队去了,留我在家值班。许世友的儿子向我提出,要开许世友留在家中备用的吉普车,去看望在重庆上大学的妻子。

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许世友回来随时要用车;二是去重庆路途遥远,担心路上安全有问题。这时他又要求我想办法在部队找一辆车用。我感到很为难,提出要向许司令报告。他儿子明白,一旦让许世友知道将意味着要车的事泡汤,他不赞成报告,就和司机到军区机关车队借了一辆吉普车上路了。没想到,他们在途中撞死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人还没有回到广州,撞死牛的消息就传到司令

部队队,车队报告管理局领导,最后传到了许世友的耳朵里。

许世友本来对子女要求就很严格,知道这一情况后,顿时火冒三丈。他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胖子,是你给那小子派车了?”

“不是我派的!”我解释道。许世友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说不是,我看就是你派的,你是罪魁祸首。”

后来,许世友了解到,车的确不是我派的。他仍一脸严肃地说:“你不是罪魁祸首,但你是最大的帮凶。你不要给我帮倒忙。”

听着许世友的训斥,我感到自己确实没有把工作做好。虽然没自作主张派车,但首长不在时留守值班,就应该坚持原则,替首长把好关,可自己没有做到。

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这些失误,就感到内疚。如果自己考虑问题能够再细致一些、处理问题能够再周到一些,那该多好啊,可惜自己当时太年轻了。

我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了近三年,因为许世友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爱护,我后来去桂林军政干校(后改为桂林陆军学院)政治大队学习,之后回到军区机关工作,一直到后来担任某部正师职政委。对于我来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充满光彩的时光,也是我的境界得到升华的美好岁月。如今当年年轻的我也已卸下戎装,但在我的心中,许世友的形象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与恒久:铮铮铁骨,浩气长存。(完)



山乡小景

肖东 摄

日子(外一首)

□程永康

从前的日子
皱巴巴地乱作一团
一年到头全家人
总是长嗟短叹
父亲掰着指头算来算去
也没算出富裕
并且还外欠
母亲平时生活省吃俭用
也没省出御寒的温暖
褥来的草当作柴火
怎么也煮不开那时的糊涂
姐姐成天摆弄那土黄色的麻线
始终编不出缤纷的图案
唯一能照亮漫漫长夜的油灯
照出的却是满屋子的愁云和辛酸

如今的日子
天天像过年似的
丰盛的餐桌

香溢前厅后院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荡漾在父母的心田
生活的美酒
醉红天上的云霞和地上的山川
如今的日子如火如荼
如今的日子可圆可点
长江黄河都是流不尽的优美旋律
北国江南都有写不完的壮丽诗篇

雪

好一场瑞雪
降下多少欢乐
地里所有的麦苗
都盖上了厚厚的保暖被子

雪花是洁白的明信片
跟随邮差不停穿梭
纷纷扬扬
把来年丰收的喜悦传播

家乡的河

□张亮远

在我的家乡李家寨镇有一条河流,它是南湾湖的一条重要支流,也是李家寨的母亲河,全镇的大部人都是喝这条河水长大的。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水势汹涌,澎湃之声不绝于耳;干旱来临时也是溪流潺潺。听老人说,这条河从来没有断流过,河水是春天小碧、冬天水清、夏有白鹭、秋有野鸭。这条河发源于鸡公山,横穿李家寨镇,周围自然环境非常好,曾几位客商想在这儿投资,发展旅游业,最后不了了之。

21世纪初,当时为了发展经济,就鼓励发展养猪业,养猪的前题条件是有丰富的水源,自然在这条河的四周就有了几个养猪场。养猪是一个高污染行业,当时政府可能没有意识到污染的严重性,又疏于管理,结果养猪场的污水全都倾倒在这条河里,臭气熏天,河水已不是清水,而是黑水,像用墨水染过一样。老百姓有苦难言,背后说用这里的水种的稻子有猪粪味。前年夏天,我的一个朋友硬要到桃花寨去游玩,桃花寨是李家寨镇旅游景点,在这条河的下游,到桃花寨的公路与这条河并行,在路上我的那位朋友说,这里的风景不错,有山有水,就是那条河太臭了,如果把那条河治理好了,我情愿在这里做个“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桃花源中人啦。

去年开春,镇里决策,执政

要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决治理河流污染问题,还河流本来面目,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以造福地方百姓。镇里要求全镇干部提出意见和建议,拿出方案,解决河水污染问题。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怎么搞的,开春就搞形式主义,大话于耳;干旱来临时也是溪流潺潺。

去年夏天,镇里要求我到黄湾村驻队,黄湾村在这条河的中游,一路上青山葱茏,山花灿烂,蝶飞蜂舞,山虽不高,但很有形有气势,几块裸露的岩石点缀山间,向你述说着它的历史。河流蜿蜒流淌,有泉水叮咚之音,河水清澈见底,微风吹过泛起层层银浪,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一群白鹭在河中上下翻飞,悠然自得,河岸边几棵老树苍翠刚劲,白云朵朵倒映水间,水天一色,好一个山水美景,真一个人间天堂。我看得如梦如痴,可惜词穷笔拙,形容不出这是大自然的风光,我转身问身边的司机,是不是搞错了,这条河原来不是臭水河吗?司机对我说,嘿,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吧,臭水河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镇里动真格的了,下大力气治理河流污染,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在所有养猪场的排放,都达到国家标准,河自然就清了、水自然就绿了、空气自然新鲜了、人在这里也自然就精神了。其实原来这里的风景就非常

好,当地人称为小桂林呢!现在更好啦!又还原了大自然的本来面目。

虎年新春联

□徐生力

- 1、牛犁大地厚慈劲
虎啸春雷威武歌
- 2、牛耕日月福盈岁
虎卷风云壮报春
- 3、牛为收获携犁去
虎视乾坤立意来
- 4、绿柳无声春有语
梅花有迹雪无限
- 5、爱在人间情有意

春临大地虎生风
6、虎啸龙吟春拂面
桃红柳绿岁迎春
7、山舞银蛇龙振翅
原卧墙象虎生成
8、龙腾虎跃春潮涌
国盛家和事业兴
9、燕剪春风千户暖
人逢喜事万年青
10、春随紫燕飞千户
雪兆虎年福万民

高山劲松

□耿纪家

伟乎哉,高山劲松!
在断岩危崖之际,在暴雪
恶风之中,
挺拔、刚劲、笑傲苍穹,
以铮铮傲骨和坚韧不拔、
同险恶邪恶抗衡!

当战罢凶悍秋风和砭骨
寒冬,
当迎来春风化雨和万木
竞秀,
便披著质朴,
淡然置身于万绿林丛,
在茫茫林海中其乐融融。
从未逐绿,永不邀红。

伟乎哉,高山劲松!

在诗歌的言说中破茧成蝶——读何正权《破戒》

□王淑贵

作为一个新闻人,何正权无疑是当今文科生羡慕的“有出息”者。因为在今天商业兴盛的时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业已被边缘化。越是艺术性高的作品,就越是以“挣钱”。大众热衷的只是短小的新闻报道和影视,以便拥有与人聊天的谈资。正如耿占春在《叙述与抒情》中说,写作已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环节,写作日益失去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文学品格。在文学作品变成商品的市场逻辑中,存在着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

然而何正权私心里挚爱的,却是这远离尘嚣、自甘寂寞的诗歌。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深切认识到,新闻报道的粗线条勾勒的“公文”,真实,实则隐藏了更多事实的细节;及时,却忽略了情感的咀嚼。更何况还有一些不允许被言说的事实呢。然而,敏感的诗人在目睹了众多的事件之后,内心的触动而引发的情感之潮并不是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就可以平息的,他看得更透彻,思维的触角伸得更远。

敏感如他,不能不一吐为快。他找到了诗歌这个言说方式。他说,在新闻里不能被言说

的东西,能够在诗歌中说出来,这是时代的进步。诗歌永远站在美的一边,站在弱的一边。给人安慰。正如他的诗中所说,“我就是你们心灵深处/那一扑簌/开成鲜花模样的火/有没有香味不要紧/只要有我/你就会有温暖。”诗的节奏、韵律,调节着诗人的呼吸,让忙碌而内心的情感细细喷发,幻化成美的歌谣。或吟或颂,或歌或诉。诗人用诗的语言,梳理内心的经验、情感。在孤独与安静中,滤掉芜杂的信息、细细研磨、品味。他想拥有一片宁静的天空,以便像个老牛一样静静地反刍。

寂寞,无处言说的悲哀,找不到个人的歌唱方式的苦闷……一起折磨着诗人的心。然而一颗向往自由,追求浪漫的心,终究会挣脱外界的束缚,找到通向本真之地的“钥匙”。“有多少把锁,就有多少把钥匙。”诗人借用佛教的“破戒”一词,寓意破茧成蝶,让心灵的翅膀,在无限的宇宙时空里无羁地翱翔。于是,他的诗便清新、明亮,节奏感强,读来犹如呼吸般亲切,令人喜悦。

他说,面对现实,不想再做哑巴。然而如何承担苦艰难,面对时代发言?在一个无人的夜里,他深深地反思自己,“今夜我磨掉意志和尊严/褪掉思想的裤子/面对时代的赤裸/我脱不

脱衣服/都已经无耻”。是的,我们并不是无羞的,因为时代的潮流裹挟得人步履踉跄,难免呛几口水。这就是诗人的处境,也是他的起点。敏感的诗人,总是最先感受到时代的情绪,所以成为先知,在《破戒》里有许多箴言一样的诗句,洞悉一切,为时代预言。

但是做了先知又如何,救赎之路又在何方?信仰失落的大地上,该走哪条小径,又将通向何处?诗人在现代生活中惶惑,在内心的坚定与社价值混乱、思维的深刻与公众阅读口味的幼稚化的鲜明对比中,诗人感到了由衷的悲哀。精神价值体系失衡造成的大混乱,使得“是与不是”这样一连串的追问犹如叩向内心的焦虑的拳头,引起了诗人内心的涟漪。

在信仰缺失的年代,快餐文化成为填补内心空虚的“食粮”。什么能够拯救我们的内心?佛吗?爱情吗?当所有的膜拜都只用来自欺或者安慰,诗人转向了风花雪月的温柔与迷醉中。他构建一个水性的梦幻世界,对抗现实的粗糙;勾勒出一个迷离的梦吃般迤逦的世界。采撷乡土、爱情、禅思等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躲避现实的“乌托邦”;用花朵、泪水、木鱼、黄土的轻盈淳朴缓解灵魂的沉重。那“头顶盛满晚

永远活在老区人们心中的钱信忠

□饶德安

2009年12月31日,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同所有卫生界人士一样,非常震惊、悲伤。2010年1月4日,我与卫生部钱信忠治丧办联系,要求专程赴京为钱老送行,获得应允后,我和老伴前往灵堂对钱老进行悼念,并对沈渔村夫人及其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尊敬的钱老,一路走好!您的晚辈——我不知有多少话想说,因怀着敬慕哀伤心情,不能溢于言表,只好用文字的方式,将我们相识的一段往事进行追记,聊寄我无尽的哀思。

1986年11月12日,我随光山县卫生局领导专程赴京,向钱老呈递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请钱老帮助筹建光山县中医院立项的信件后,从此我们就一回生二回熟,彼此的关系拉近了。钱老为光山县的卫生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尽了很大努力,为光山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前几年,钱老在百忙中,热情接待光山县卫生界领导、老同志和古弦斋祖孙三代人共52人(次)。那段时间,钱老多次挥毫泼墨,分别为光山县中医院、浉陂河医院和光山县弦城医院题写院名。他还被聘为光山县老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并于2002年10月21日为“光山县老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发表贺词。2009年4月21日,钱老因病住院,我们提出到医院看望时,医院办公室同志回答,这必须经医院领导批准。直到钱老逝世未见一面,留下千古遗憾!

“红军时代,在光山战斗过。”这是钱老简历中的常用词条。1932年夏,正值江南稻谷飘香时,钱老从黄浦江畔的大城市上海,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征途。钱老参加红军的时候,正是敌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以30万重兵大举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敌人叫嚣着“血洗大别山”,残酷地接受按摩治疗的患者,受他的情绪感染,病痛先是减轻几分,不影响谈天说地。虽然喜欢海聊,工作时却从不马虎。接诊一个患者,一般是30分钟。这期间,老夏一脸严肃,尽心尽力地按摩推拿敲打,时不时询问患者手法重不重,有没有不舒适的感觉。遇到想延长点儿时间的患者,他非但爽快答应还不另外加收费用。有一年秋末,我的膝盖受凉疼痛难忍,经老夏按摩几次减轻了症状,他还教我一套自己摸索出的保健方法。此后,他隔三差五打电话叮嘱我坚持锻炼,语气里饱含关怀体贴又带着严厉督促。捱到痊愈,我专门去诊所表示感谢,老夏淡淡地说:“让患者高兴是医者的责任。”

老夏爱学习,对技术精益求精。后天失明的成年人,一则学习盲文困难,二则需要养家糊口,很少有花时间去下力气学习的。老夏不然,没有机会从师习盲文,就指望妻子读专业书籍丰富医学知识。碰到难题,宁肯歇业不干也要找出解决办法。许多年过去,老夏不仅能讲《黄帝内经》、《金匱要略》等传统理论,还可以把《人体解剖学》与经络学说有机结合在一起,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给重症患者做按摩,为了取得最佳疗效,常常在自己家人身上做试验,找准穴位、商定手法、确定时间。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老夏躺在床上裸露脊背让同行针灸体会针刺感,说是准备给一位脊柱畸形的患者做针灸治疗。事后我想,如果医务工作者们都像盲人老夏这样钻研技术,为病人解除病痛带来福音,该会减少多少医患纠纷!

老夏退休后,创办了收藏书屋,以红色收藏为主,抢救传统医药史料为辅,利用收藏平台,达到学习研究的目的。钱老得知后,20多年来,他将自己珍藏的书刊无偿捐赠近300册,并在大部分书刊上签名。我每次拜访他,总是满载而归,借用钱老的评语“又是一次大丰收”,即使是这样扶持我的收藏,钱老还抱愧地说:“就是我的收藏的《红25军医院史》找不着了,未兑现给你的诺言。”如此厚爱使我终生难忘。

尊敬的钱老,您永远活在鄂豫皖革命老区人们的心中!

霞的陶罐”的女子,爱情里浸满了不染尘渍的真挚,与网络爱情中的赤裸欲望相对应。

犹如一只彩蝶翩翩飞舞在水乡,绚烂而芬芳。绚丽的想象也为诗人插上翅膀。他自由地翱翔在神奇的天际,远古,在静观万物中,内心静如清水,千年的梦幻,都一一闪现,清澈无比。毕竟有丑恶占据不了的地方。比如化解千古愁的禅思,比如神秘美丽的爱情云霓,比如信阳水乡的清新飘逸……他歌唱那逝去的青春、永恒的爱情、那稻田里的梦想,清新,自然。当那一帧帧美景点亮我们的双眼时,不禁要惊叹,诗人对美的敏感捕捉。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神被驱逐,理性便高调统治了人的头脑。然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仍有神秘的足迹,那是只有用心体悟的诗人才能传达的谰言。“抟土捏泥水罐的女子/在黄土上刻出鱼/刻出月亮太阳/刻出日子/刚刚散发出的芳香/传达我想说给祖先和神的/每一句话”。在原始的龟甲兽皮上,有粗犷却柔情,野性而美丽的爱情,并通向那个混沌而富有传奇的世界。骑士,神灵,自然纯真的女人,古老部落,勾勒出一幅幅斑斓而又清新的画面,与内心明亮的喜悦,与饱满的爱情,与鼓胀的梦想翅膀,与神秘世界的紫色幽暗紧密相连。

而今天的诗人,在被机器和水泥切割出的碎片里赤脚行走,在每个碎片里发现世界的神秘和美丽,并用美的文字,向世人传达那些被尘世忽略的声音,那些曾被我们的祖先醉心膜拜又被浮华尘世抛弃的东西,柔弱的、美的、真挚的,掩藏在光怪陆离中,却始终有光芒,慢慢透出。